

## 緩慢行進中的屍體

手術檯上平躺著的病患肚子，裸露在綠色無菌單外。實習醫生理低頭，口罩及帽子遮住大部分的臉，只看見他眼鏡下細小半開的雙眼，正對著一道滲血的傷口。在不斷滲血的孔洞中，他用一隻手將彎針勾進皮膚，再順著尼龍線拉出，另一隻手捏住尼龍線末端。實習醫生打完結後，我在線頭上方約一公分的地方剪斷。再一次重覆剛才的步驟。在縫合傷口的過程裡，沾染血跡的尼龍線在他寬大的手中滑開兩次。

縫合手術已經進行到一半了。掛在手術房白色牆上的時鐘，正好停在九點鐘。看著時間，我踩著痠軟的雙腳，在腦海中盤算，等會下刀之後要趕快回到休息室躺平。

等待的過程裡，我一直看著被消毒藥水塗抹成褐黃色的乾扁身軀。在肚臍下方，一條黑灰短小的陰莖半裸露在綠色無菌布單上，沒有辦法充血的陰莖，像是被曬乾的茄子，往尿管垂掛的右邊方向彎曲。

一個小時後，我離開手術房，把穿綁在身上，沾染血跡的無菌隔離衣服及包覆頭髮的帽子脫掉，丟到污衣桶內。我快步經過自動門，走出手術房。手術房外淺藍色塑膠椅上，坐著一位約莫五十來歲的婦人。她雙眼專注看著高掛在牆上的電視，畫面裡是一個年輕媽媽對一個躺在床上的小男孩說話。

我聽不見年輕媽媽對小男孩說什麼。當電梯門自動開啓時，我搭進電梯直達到九樓病房旁的「護理人員值班室」。

值班室裡空蕩蕩。房間入口處站立一隻八爪衣架，上面掛著一件白色長袍。牆角邊有一張鐵製的單人床，床上疊放一件粉紅色棉被和枕頭。一張小型夾板木製桌上，平放一台十五吋電視和一具電話。

我穿著手術房制服，疲憊的躺在床上。兩隻痠軟疲倦的腿越過棉被枕頭，架高在牆壁上，雙眼直盯天花板發愣。

天花板是由一格一格的石瓦棉裝潢而成的，每一格石瓦棉上佈滿密密麻麻螞蟻般細小洞孔。看著孔洞，我在腦海中不斷翻轉想像。我在這家醫院工作多久了？八年、九年還是早就已經超過十年？

腿部開始感到刺麻時，我將雙腿從牆上放下到床舖上，停歇一會後才站起身走進浴室。我脫下綠色制服，將水龍頭扭轉開來。一道瀑布般的水流，從蓮蓬頭裡噴灑出來。

水溫漸漸變暖。我靜靜地站著，讓不斷湧出的水流，從我的頭頂慢慢流過全身。水泡和洗髮精、沐浴乳凝聚成的白色泡沫，不斷往排水孔鑽擠。

浴室裡的方型鏡子變得霧濛濛，水蒸汽也開始沿著白色磁磚鋪成的牆面緩緩滴落。抽風機轟隆隆響徹，浴室還是充滿厚重濃密白色霧氣。我感到空氣中的氧氣變得稀薄時，才走出浴室。

牆上時間，十一點三十分。

不知不覺中，待在浴室的時間又超過一個鐘頭。

洗完浴之後，我擦乾身體重新躺回床上，從床旁邊的紙袋裡，拿出租書店借來的羅曼史小說，翻開夾著書籤的頁面，繼續往下閱讀。

被柔軟的熱水溫潤過的身體，有一種遍達全身的脹熱舒服感。在溫潤舒服的身體裡，我感到一股濃郁的燥熱。我知道這種感覺不是每次洗完澡之後都會出現，通常在月經來潮前的一個星期左右，會特別強烈。

我靜靜躺在床上，這時，門外有人壓低聲音交談著，像空谷中的回音瀰漫在四周。我放下手中的書，仔細聆聽，想聽清楚他們談話的內容。聲音很輕，很低沉。即使全身的毛孔細胞都已經張開，還是聽不見他們談話內容，只能隱約分辨出應該是男性嗓音。

我瞥一眼牆上時鐘。一股睡意混合慾望襲捲全身，身體像是被千斤重的鉛垂拖住慢慢往下沉。閉上眼睛，天花板上白色日光燈強烈照射在眼皮上。室內冷氣溫度調整在二十六度，我裸著身體，躺在棉被上，兩隻手交疊在肚臍上方。

從冷氣口送出來的風，輕涼的撫過全身皮膚。放在白皙腹部上的右手，在肚臍與胸部之間來回撫摸。不知道經過了多久，右手手指經過濃密披覆恥骨處的陰毛，來到微微突起的丁點小丘陵上，緩慢觸碰。

每一次碰到丘陵地般的核心時，一陣酥麻就會從身體鼠蹊部正中央傳遞出來。當這種感覺從身體發出時，我就會停止碰觸。然後，又用同樣緩慢的速度重新開始。

我喜歡這種感覺。

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房間門外像蜜蜂振動翅膀的嗡嗡聲音不斷傳進耳朵。聽起來像是有兩、三個男人低低切切在談論些什麼，我再次豎起耳朵想要聽見他們談話的內容，卻什麼也聽不清楚。

空蕩蕩的值班室裡，鐵製床架隨著我身體的翻動，偶爾會發出吱吱嘎嘎聲響。除了門外的聲音，胸口砰、砰、砰巨響隨著酥麻感傳到腦中。

聽著門外傳來的聲音，我開始想像男人的長相。浮在腦海中的模糊臉孔，倒映在閉閤的眼皮上，隨著光線不斷跳躍。我不斷想像男人模糊的表情，模糊的眼神和模糊的聲音。

手指在三片瓣肉的中間溝槽裡，沾染漸漸潤滑黏稠的濕液。

這時，電話聲突然響起，我睜開眼睛還來不及反應，電話聽筒就已經握在手心。

「喂，值班室。」我帶著像是還未甦醒過來的聲音說著。

「這裡是加護病房，我們有一個病人要送回家。」

「好，我馬上下去。」

正要掛上電話，我瞥見牆上時鐘指著十一點五十五分。

「請問要送回哪裡？」

「苗栗。」

苗栗。我感到胸口一陣悶痛敲擊。那是我出生的地方。

我揉一揉乾澀眼睛，心底想著台北到苗栗之間的距離。

苗栗。過去的記憶模糊的浮現腦際。

我離開家的時候是幾歲？

往台北的國光號到底行駛了多久才離開苗栗？

已經記不起來，到底我有多久不曾回家了？

甩了甩頭，我從紙袋裡取出乾淨的護士服。在穿上它之前，看了一眼剛才躺臥的床鋪。

走出房門前，我順手將掛在八爪衣架上的白色長袍披在身上。

電梯正好停在九樓。在我按壓鑲嵌在長方型框架上的數字 3 時，電梯門已經關上。

8、7、6……，牆面上阿拉伯數字慢慢遞減。

「妳只是送一個病人回家而已。」

「苗栗這麼大，搞不好那個病人的家離妳家很遠呢！」

在我腦海中不斷出現這些亂碼般跳躍的句子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氣，開始算數台北與苗栗之間來回的時間。

「救護車奔馳的速度比國光號來的快，一個小時後就可以回來到這裡。」

「這一切很快就過去了。」

來到加護病房門口，我將識別證放在讀卡機凹槽處，順手滑過。一道霧面玻璃門，順著地上的軌道沉重緩慢打開。走進加護病房裡，整個身體被一道寒冷氣息淹沒。

眼前一張一張整齊排列的床上各自躺著一個身體。

或僵硬癱直。或側躺彎曲。

每一張床上的臉孔，都閉著眼睛，或者是被一層白色紗布覆蓋。空調轟隆隆在天花板裡不斷響徹。我聽見呼吸器幫浦，在輸送氧氣給病人時，不斷發出尖銳聲音。心電圖監測顯示儀器上，在不同病人身上發出不同的律動。或緩慢或急促地不停發出兜、兜、兜……。

有一位護士站在病床邊，手上拿著一條細長透明的管子，來來回回插入病人口腔及供給氧氣的管徑裡。一坨沾附在細長透明管子裡的黃白色黏稠痰液，在通過管路時發出巨大聲音。唧吱、唧吱、唧吱……。

我往護理站方向走過去，偌大病房裡，除了穿著粉紅色制服的護士以外，沒有見到任何人。

掛在護理站內的白色時鐘，黑色時針剛跨過午夜十二點。一位護士正埋頭處理散置在桌面上的病歷。我看著她頭頂上的粉色帽子問，「家屬去辦手續？」。

「沒有家屬。」她繼續低頭處理手中事務。

沒有家屬？我在心底疑惑。

距離護理站最近的一張病床上，有一具被白色布單披蓋的身體。

透過白色布單，那躺在床上的形體，像木乃伊。那是一具沒有佔據全部床位

的身體。說的更正確一點，那是一個身材矮小但顯略肥胖的身軀。

這一瞬間，我好像看見父親身影，矮小略顯肥胖的他。

不可能，這裡是台北。

不可能是他，過去躺在那張床上身形相像的人太多了。

我深吸一口氣，將注意力轉移到別處。一台急救車靠在護理站旁，檯面上散置一堆空藥瓶、氧氣罩……。電擊器也擺放在走道中央，看起來像是臨時演員。

加護病房裡的護士，臉上都掛著白色口罩，頭髮也包覆在粉紅色布製帽子裡。從我進來到現在，她們的雙手一直忙碌沒有停止過。有一位護士站在病床旁，將手中的注射針劑，打入高掛半空中的點滴瓶裡。有人坐在床尾附近的椅子上，拿著病歷謄寫。距離護理站最遠的角落裡，也有兩位護士正在幫病患翻身拍打背部。

日光燈散出的白光，明亮照射在每一張病床上方。大部份的病人全身都披蓋米黃色薄棉被，也有的病人只蓋肚子，後腦勺下方及背部的地方露出紅色塑膠冰枕袋。

披覆在白色布單下的屍體，在燈光照耀下顯得更加慘白顯眼。我再次詢問坐在護理站內的護士，「呼吸器都已經拔掉了，幹嘛還要護士？」

「家屬說，希望有人陪他回家。」

「喔！」

我停了一會，接著問，「他家在苗栗哪裡？」

「已經跟救護車司機說了，他知道。司機大哥等一下就會上來。」

我佇立在護理站旁。一位長得矮小細瘦的護士，拿了兩只疊合在一起的口罩遞給我。她說，「我應該不用跟妳交班，反正只是送回家而已。」

我掛上口罩，隨口說聲謝謝。

過一會，司機推著移動式床架，從門口方向走過來。他將移動式床架停在躺臥屍體病床的左側，我站在司機旁邊，隔著移動式床架面對屍體腿部區域。護理站內的兩位護士，走到我們對面倚靠病床邊。

我和司機一起半跪在移動式床架上，四個人同時抓起包覆床墊的米黃色床單。有人喊，一、二、三，屍體在半空中停留數秒後，從病床上挪動到移動式床架。

癱軟沉重的屍體。我的手透過白色布單，在強烈冷氣吹撫下，仍舊可以感覺到屍體剩餘的溫度。像父親身形的屍體，散發出來的微溫。就像那一天，從父親嘴巴吐出來的氣味，帶著夏日溫熱的濕黏。

那兩位護士把屍體放到移動式床架後逕自離開。司機將移動式床架欄杆拉起時，順手把罩住屍體白色布單拉平整齊。

我扶著移動式床架的床尾，尾隨屍體前進。

推著屍體，我們往剛才進來時的方向過去。在轟隆隆響個不停的冷氣聲中，還夾雜儀器運轉發出的聲音，拍打背部的聲音和護士喊叫的模糊話語。

沒有家屬哭泣的聲音。

我們乘坐設置在太平間旁的專用電梯，到急診室出入口處。司機熟練的將屍

體推到救護車上後，進入車廂內。他從床架兩旁拉出安全帶，橫綁在屍體身上。

等一切都弄妥，司機離開車廂。我坐在與屍體平行的黑色長條軟墊椅上，看著救護車車頂上的紅色燈光，在玻璃窗上閃爍旋轉。ㄊ伊ㄊ伊ㄊ伊的聲音，隨著紅色燈光在寧靜的夜裡不斷迴響。

當救護車掀背式車門被關上的那一刻，戶外的空氣被阻隔在車廂外。我感到一股發麻刺疼感從腳底竄升到頭皮。一瞬間，從屍體身上傳來的陣陣酒味很快就瀰漫整個密閉車廂。我憋住氣，環看車廂內部。屍體頭部上方，掛著一桶氧氣筒，和一箱急救時所需的器具。司機坐進前面駕駛座位上。

我試著閉起眼睛，想用大腦控制嗅覺。

閉氣。過沒有多久，我喘口氣，反而讓更多的氣味吸進肺腔裡。

我再一次閉氣。就在快要感到窒息時，趕緊又深吸一口氣。

一切都沒有用。

越是將眼睛緊緊閉閤，過去的氣味就連同現在的味道，一股腦的漂浮在鼻腔裡。看著屍體平穩架在眼前，我身體皮膚上的微細毛髮全部豎起。我感到一股寒意，在初夏的深夜車廂裡。

這是我第一次面對屍體會害怕。

救護車輪胎開始轉動時，我的身體往前傾倒，差一點就壓到白色布單下的屍體。我重新調整姿勢，背部緊緊貼靠車廂牆壁面向屍體。

ㄊ伊ㄊ伊的聲音在車窗外急促響起。車子在巷道內左拐右彎，我的身體重心也跟著偏左傾右。

整個車廂裡只有三個人。坐在駕駛座位上專注凝視前方，穩健操控方向盤的司機，和在後車廂中的我們。

司機待處的前座，與載送病患的後座之間，隔著一層透明玻璃窗。車窗外霓虹燈閃爍，一道又一道七彩光線，穿透黑幕般的窗戶射映在白色布單上。我挺起背，靜靜坐在椅子上，看著繽紛明暗的幾何圖形，在快速行進的車廂內不停地在屍體上轉換。

車廂裡依舊瀰漫味道。臉上戴的兩層紙一樣厚的口罩，沒有辦法抵擋像嘔吐物的氣味。我閉氣吐氣、閉氣吐氣，不知道經過多少次，救護車已經快速駛離空曠市區街頭，奔馳在筆直的高速公路上了。

透過救護車後方大塊方型窗戶，可以看見尾隨在車後的車燈，一朵一朵像掉在河面上發光發亮的天燈。和車廂外的夜色比較起來，車廂內的色澤顯得黯淡沉重許多。

屍體和我共同位處的車廂內，只有一盞鑲嵌在車頂上的昏暗燈光兀自發光。剛才在屍體白色布單上的瑰麗光線，只剩下一片昏黃。我聽著救護車發出ㄊ伊ㄊ伊尖銳響音，以及車子行進中被輪胎捲起的風聲，在寂靜無聲的車廂內不斷響起。

我在心底唸誦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……。

「阿彌陀佛」的助唸詞，是工作這麼多年以來，從病患家屬身上學來的。每一次，當病人被醫生宣佈急救無效時，病患家屬都會帶著無法抑制悲慟的表情，

雙手合十放到胸前，口中不斷喃喃自語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……。

在那樣子的氛圍中，有如喘息般的句子，就像巨石滾落地面後發出的聲響，一句緊接著一句地傳遞到我的耳際。也就是在那樣子的氣氛濡染下，我也開始跟著覆誦。但是，我從來都沒有像家屬一樣，喃喃自語般蠕動嘴唇。

我只是在心底唸著。毫無表情的跟著唸誦。

這時候的家屬，都會做最後一個請求，或者問一些可能是這輩子第一次發問的問題。

「醫生，可不可以讓我先生留最後一口氣回家？」

「護士小姐，我奶奶可不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回家？」

「是不是能夠請一位護士小姐跟我們回去？我怕我們不知道要怎麼幫他穿衣服？」

「回到家以後，我們要怎樣把管子拔掉？」

這些，像不是從人嘴巴裡發出的艱澀話語，在悲傷漫溢的周遭空氣中模模糊糊響起。

包裹在白色布單下的屍體，隨著救護車行進的方向，左右、左右晃動。屍體被束在安全帶裡，只是輕輕搖擺。看著屍體，我在腦海中想像，這個和父親有著相似身材的人，是做什麼工作？屍體的家人為什麼沒有來醫院？這具屍體在最後一刻，心裡在想什麼？

我甚至忘記問加護病房的護士，眼前這個屍體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？

挪了挪屁股，我將身體稍微往前傾，兩隻手肘放在大腿上，用手掌支撐下巴。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？帶著恐懼又好奇的念頭，我想要掀開白色布單，看一下屍體的臉長得什麼樣子。就在我的臉靠近屍體頭部上方，一隻手正要慢慢地掀開白色布單時，車子像是掉進一個窟窿，使得我身體重心跌落在屍體上方。一會兒，車子又像是從窟窿中奮立爬出後平穩奔馳。

透過白色口罩，我的臉和屍體碰撞在一起。只是輕輕碰觸到一下。我趕緊把臉移開，讓身體坐直緊貼靠住車廂牆壁。

心跳聲像雷鼓般，咚咚咚……咚咚咚……。

這時，陣陣嘔心感伴隨胃酸，不斷從胸腔沿著食道逆流噴湧到嘴巴。

酸臭的氣味。嘴巴裡都是胃囊中反流出來的味道，我打開窗戶，將頭伸出窗外，在快速流動的風中吐出口中的酸水。窗外的空氣沁涼清爽，我將頭放在窗邊深深吸了一口氣。

當頭部出現發冷刺痛時，我關上窗戶，重新坐回車廂內。剛才車廂內厚重的酒味、酸臭味，被外面流動的空氣稀釋了。

我想起，第一次聞到這種味道是在父親身上，那是一股酸臭腐壞又混合濕黏汗水般厚重的氣味。在酷熱暑氣裡沒有辦法蒸發的味道。

不管白天還是晚上，每當醋酸般油膩味道出現時，我就會想去洗澡。

我重新調整坐姿，緊靠牆面。窗外光線漸漸明亮，當亮白光線從四面窗戶照射進來時，救護車已經停在中間車道的收費站旁。

ㄅ伊ㄅ伊聲音橫跨在南北方向的線道上。收費員戴著口罩，只露出一雙眼睛。那對眼睛一直看著司機手中的過路票卷。

屍體，靜止不動。除了我以外，沒有人注意車廂裡的屍體是靜止不動的。

我抬頭看向窗外，「泰山收費站」斗大的字，像一根橫樑壓在心頭上。我感到胸口一陣悶窒。

苗栗就快到了。苗栗就快到了。

這時，司機重重的踩踏油門，使得我身體上半身往車子後方傾倒。我拉住欄杆，重新將身體重心調回正中央。

我舉起右手，在前座與後座之間的玻璃窗上，輕輕「叩叩叩」。

外面風聲很大。司機沒有回頭。

微亮中，透過後視鏡，我看見司機專注凝視前方的眼睛。我停止敲拍玻璃窗。

明亮燈光離救護車後方越來越遠。車廂內光線，又回復到昏暗模樣。在微弱光線中，我將兩隻手掌互相併靠在一起。

拇指，碰觸後彈開。食指，碰觸後彈開。中指，碰觸後彈開。無名指，……。

我又想起那個夜晚，窗外滲透進來的月光，照射在手上拳握的陰莖，在柔淡光線中，縐黑癱軟的陰莖散發一點點光亮。一根手指頭順沿青黑色筋脈滑過。第二根手指頭……。陰莖越來越大。瘦小無肉的五根手指頭，在黑暗中圈住不斷蠕動的陰莖。

救護車不斷在快車道、中線道以及慢車道上穿梭飛馳。一輛一輛的車子，又變回一朵一朵燈光被遠遠拋在後面。

黑漆漆車廂中，白色布單下的屍體又開始隨著車子震動。

我繼續玩自己的手。握拳互擊。相扣互握。一根一根分開來把玩。

白色布單下的手指長得什麼樣子？是不是像父親的一樣，雖然短小肥胖但很有力氣。

我看著互相交疊在一起的手，想起第一次站在手術臺邊的樣子。那是我第一次當醫生的主要協助者，手術進行的很緩慢，我遞器械的動作一直很不順利。過大的手套戴在我手上，像是還沒發育完全的陰莖戴上保險套的滑稽模樣。

那是一個開腦手術的權威醫生主刀，在場的流動人員都在替我捏冷汗。那場手術，主治醫生下刀之後，只是跟我說，下次戴小一點的手套。

這麼多年過去，我的手一直沒長大。像是在那年夏天之後，一切都停止了。

黑暗中只有我和屍體。司機在隔著一層玻璃窗的駕駛座上。一陣鬱悶糾結心頭，在我心中漂浮的恐懼，隨著車子奔馳速度，越來越濃郁。

家屬如果在這裡的話，也許一切就不一樣了。一路上，可以聽見家屬述說一些關於死者過去的生活片斷。

「他得到胃癌時，還不肯放掉工作，就是想讓我們母子過好一點的生活……。」

「我爺爺很怕我奶奶，可是他對我奶奶很好，我希望能找到像爺爺一樣的人生生活一輩子。」

「爲什麼你那麼早就走，我跟孩子怎麼辦？嗚……。」

窗外的風透過車窗縫隙，咻咻經過我耳邊吹進車廂內。夜晚寒冷氣息滲透進衣服領口，我感覺到有一點冷，將白色長袍領子翻高護住脖頸後，順手把兩隻手放進兩側口袋。

右手伸進口袋時，碰觸到冰冷的圓型硬物。我拿出口袋裡的東西，在微弱光線下，看見兩枚金銅色五十元硬幣微微閃爍光亮。

「是誰忘記把口袋裡的錢帶走？」我把兩枚硬幣，捏在右手食指和拇指之間互相敲撞。口中低低切切哼唱歌曲，不成調慢慢哼唧唧。緩慢鏗鏘的銅板響音，隨著節拍在車廂裡清澈響亮。

爲什麼父親的口袋，總是會有錢幣發出利利勒勒的聲音。當錢幣碰撞的聲音在屋內漸漸響起時，我就會坐在床上安安靜靜專注聆聽。

一直到聲音結束。

救護車從內側車道駛離，往右側行駛到路肩道路之後停了下來。窗外黑壓壓一片，連耳邊的風聲也在車子停止的時刻一同消失，不過引擎聲持續運轉著。捏握在手上的五十元硬幣，靜止在手中。

司機坐在駕駛座位上，轉身用手對我比畫，口中也像在說些什麼。我還來不及告訴他我聽不懂時，司機已經離開他的駕駛座位，步出車外。他繞過救護車車頭，來到靠近我這一側的草叢坡地邊，站在路邊護欄旁面向草叢。

我的視線緊緊跟隨司機。遠方天空亮著鼠灰色色澤，偶爾有車輛急速駛過。

我打開窗戶推開約莫一個手掌的寬度，將頭微微靠在窗邊。取下臉上的口罩之後，一道清涼晚風輕輕滑過臉龐。我深吸一口氣，吐氣，再深深地吸一口氣。窗外天然樹木所散發的淡淡香氣，充滿胸膛。

一輛車子急速行駛經過。車燈照射在司機身上，像蝸蟪爬過的銀白透明線條，在司機生殖部位附近閃閃發亮。當車子離去時，閃爍的光亮也跟著消失。

我看不清楚司機的臉孔，隱約中聽見掉落在草叢的水聲，像關不緊的水龍頭滴答滴答在黑暗中響起。

銅板在褲袋裡撞擊的聲音又開始了，父親又要出去了。他一直沒有抬起頭，逕自往房間外方向走。他愣在門邊，停頓一會後將手伸進褲袋裡。在微弱視線中，我看見他掏出揉摺成一團的東西放在書桌上之後，又伴隨銅板鏗鏘聲音離開臥房。

這時他將客廳的電燈打開，再將廁所電燈打亮走進去。

爲什麼父親從來都不會順手將門關上？

我靜靜躺在床上，看著半掩的門外透進來的明亮光線，灑在門邊地板上。房間內，除了透過窗簾縫隙透進來的柔淡月光之外，就只剩下寂靜和父親遺留在房間內的氣味。

在還沒有聽見馬桶座掀翻的聲音時，隔壁廁所就傳來滴滴答答的水聲。父親小便的聲音，有時候像洩洪般響亮，但是大部分的時候，都是抽抽搭搭停頓良久。

就像現在，我坐在光線晦暗的車廂內，靜靜聆聽水條落在地面的聲音。

司機又回到前面的駕駛座位上。我將窗戶關上，斜靠在車窗邊。躺在我前面的屍體隨著車子移動，搖搖晃晃。我的身體也跟著震動搖晃。

沒有人說話的聲音。我想起剛才看了幾頁的羅曼史小說，如果帶在身上的話，也許現在就不會那麼無聊了。

坐著坐著，過去的記憶像是夜裡的一頂黑色帳篷，讓人喘不過氣。我感到極度疲憊，好想躺在床上，什麼都不想的就這樣睡著。

車子繼續在高速公路上奔馳。

現在幾點了？要到苗栗了嗎？

窗外還是一片昏暗，看不到路標指數。我將眼睛閉上，身體緊緊傾靠在車廂邊內離屍體遠遠的。

一道一道光影在眼皮上掠過。恍惚中車子減速停在光亮處，然後又是一道一道光線和急速奔馳而過的風聲。

救護車速度漸漸變慢。我睜開眼，三個車道上的車輛，全部匯聚到外側車道。中線道白色標線上，沿途置放圓形三角架。前方綠色標誌上白色斗大的地名，被燈光打亮。

三灣。頭份。兩公里。

我不禁打了個寒顫。

這一切很快就會過去。

只要將屍體送回家，然後回到台北，一切又會回復正常。就像昨天跟前天一樣。

車子一輛接著一輛緩慢通行。夜晚穿著橘色發光制服的工人，三三兩兩站在內線車道上進行挖掘工程。

救護車經過像甬道般窄小道路後，又重新飛奔起來。我彎下腰，將臉埋在雙手裡。透過指縫，近距離看著屍體。

車廂裡的酒味和血腥味好像消失了？

我凝視眼前屍體的頭部形狀，然後將右手撐開，在屍體臉上的地方開始丈量屍體的長度。

像父親身形的屍體到底有多高？

黑暗房間中的父親身影，在微弱光線拖影中像巨獸般龐大。眼前的屍體，像倒映在牆上的影子，就像巨獸一般令人害怕。

這具屍體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？

等我再次抬起頭看窗外時，救護車已經駛離高速公路，往市區街道方向穿梭。沿途中一棟一棟房屋的電燈大部分都已經熄滅，只有少數幾間招牌還亮著黃光。

救護車緩慢的穿梭街頭。有時候司機會停在某個房子前面，將頭伸出車窗，有時候救護車又快速奔馳起來。透過透明玻璃窗，我看見司機一隻手握著方向盤，另一隻手拿著一張白紙。

我敲一敲前座與後座之間的玻璃窗，這時司機正好停在一間學校校門口。我

抬頭看見校門口上寫著，「頭份國小」。一瞬間我感到腦部眩暈，揉一揉眼睛再次確定眼前的地方。

這是我小時候唸的學校。

我尋著記憶中的印象，從校門口往回家的方向探視過去。黑暗中我看不見市區街道上的招牌。我對著街道方向注視凝望，想看清楚家的位置。

寂靜闐黑的深夜裡，除了幾隻走動中的野狗外什麼也看不見。隱約中，可以感覺到街道上有些商店已經變換模樣。就連學校旁邊的小書攤，也改成連鎖書店。

不一會，司機將救護車開往遠離鬧區的方向。爬上坡，轉了一個彎，在一家加油站內停下來。夜晚值班的工讀生，張大嘴巴喊著。我聽不見他的聲音，只看見救護車司機，指著白色紙張上的地址。工讀生的手指向黑壓壓的馬路盡頭，忙碌的比畫。

通過一條長長的兩線道路後，救護車彎進一個小巷弄路裡。在黑漆漆一堆低矮房舍中，有一間房子屋內露出白光，門口披掛一張白色棉布。

救護車車頂的燈光兀自旋轉，ㄉ伊ㄉ伊尖銳的聲音在車子停在門口時就已經停止。紅色燈光閃爍在門口白布上，像一朵綻開的紅色玫瑰花，開了又謝，開了又謝。

司機掀開救護車後車門，將屍體從車廂內拉出去。我尾隨正在移動中的屍體，在夜色裡，哭喊的聲音在那個門裡此起彼落的傳過來了。

（文完）